

毛詩正義

卷三

卷之三

七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七〔十七之二〕

〔五五〕

毛詩大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行葦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耆養老乞言以成

其福祿焉

九族自己上至高祖下至玄孫之親也黃黃髮也者凍梨也乞言從求善言可以爲政者敦史受之○行葦和鬼反行道也葦草也者音

苟爾雅云

壽也梨利知反不利方反

言云凍梨老也敦如字本又作惇同正充曰作行葦詩者言忠誠而篤厚也言

周家積世能爲忠誠篤厚之行其仁恩及於草木以草木之微尚加愛惜況在

於人愛之必甚以此仁愛之深故能內則親睦九族之親外則尊事其黃髮之耆以禮恭敬養此老人就乞善言所以爲政以成其周之王室之福祿焉此是成王之時則美成王之忠厚矣不言成王者欲見先世皆然非獨成王故卽言

周家以廣之九族是王近親黃耆則及他姓故言內外以別之經八章仁及草

木首章是也內睦九族二章盡四章是也尊事黃耆五章盡卒章上二句皆是也以成其福祿卒章下二句是也三王養老必就乞言故序因而及之於經無所當也首章言葦唯有草耳舉草則木可知故序言以足句耳○箋九族至受

之○正義曰親睦九族非直其父祖子孫而已故言上至高祖下及玄孫之親

見同出高祖五服之內皆親之文王世子云族食世降一等則天子所燕及者非獨五服之內此唯言九族者言其親親以及遠舉九族以見同姓皆親之黃耆皆是老名故云黃黃髮耆凍梨釋詁云黃髮耆老壽也舍人曰黃髮老人髮

白復黃也孫炎曰黃髮髮落更生耆面凍梨色以浮垢也方言云燕伐北鄙謂

者爲梨郭璞注梨面色似梨也內則云凡養老五帝憲三王又乞言皆有惇史得善言則惇史受之禮有內外小史大史無惇史正以待接老人擇史之惇厚

言五帝直養其氣體而法效之三王亦養而法效之又乞善言皆有惇史故知

毛詩注疏

十七之二

大雅

生民之什

中華書局聚

者掌之惇非官名也故彼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敦聚貌
注云惇史史之孝厚者也故彼敦彼行葦牛羊勿使踐履折傷之草物方茂盛以其終將爲人用故周之先王爲此愛之況於人乎○敦徒
葉初生泥泥箋云苞茂也體成形也敦敦然道傍之葦牧牛羊者毋使踐履折
云端反注同泥乃禮反注同張揖作菴菴充敦彼至泥泥○正義曰言周之先王
草盛也爲此子僞反注內爲設同忠厚之至見敦敦然道傍之葦乃禁
牧者爾所牧牛羊勿得踐履折傷之何則此葦方欲茂盛方欲成體維其葉泥
泥然少而美好以其將爲人用故愛惜之言其葉少美是愛之意周之先王尙
愛及草木況於人乎是其忠厚之極也○傳敦聚至泥泥○正義曰周禮以葦
好叢生而謂之叢物故言敦聚貌禁其勿踐則生必近路故以行爲道也猶慮
牛羊所食故知是葉之初生泥泥然○箋體成至人乎○正義曰成形者謂至
秋乃成爲葦此時未成故言方以方爲未至之辭葦之初生其名爲葭稍大爲
蘆長成乃名爲葦八月萑葦是其事也此禁牛羊勿踐則是春夏時事而言葦
者此先王愛其爲人用人之所用在於成葦作者體其意故經以成形名之葦
羊當育牧處且見先王之意愛之耳戚戚兄弟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授之
老者加之以几○筵以然反席也充戚戚至之几○正義曰言先王有仁恩之
鋪陳曰筵藉之曰席穉直吏反几進之也王與族人燕兄弟之親無遠無近俱揖而進之年稚者爲設筵而已謂
王俱爾而揖進之與之燕樂於時王心實悅鋪設促遽或有陳之筵席者或有
授之以几者是王能親其所親也○傳戚戚至几者○正義曰戚戚猶親親然
親族人則族人亦不親王耳今王能降心則族人必親矣故以相言之肆陳釋
詰文○箋莫無至以几○正義曰邇是近義謂揖而進之令自近也燕禮曰公
降立於阼階之東南南嚮卿面南北上邇大夫北面少進注云邇近也燕禮曰公

移之近之是也經直言莫遠而箋言無遠無近者以作者句有所局不得遠近
並言舉遠則近可知矣几者所以安身少不當憑几而經筵几別文故知老者
加之以几也

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設席重席也緝御跋踏之容也箋云緝猶續也

續代而侍者謂敦史也○緝七習反

重直龍反下同跋子六反跋子亦反

或獻或酢洗爵奠斝

斝周曰爵箋云進酒

於客曰獻客答之曰酢主人又洗爵醴客客受而奠之不舉也用殷爵者尊

兄弟也○酢才洛反斝古雅反又音嫁夏戶雅反饌則簡反字或作瓈同

肆筵至奠斝

筵上又設重席其授几之人尊敬老者則有致敬跋踏之容既設筵几族人升

飲堂受燕或乃主人進酒而獻之於賓賓既受卒爵或乃酌而酢答主人主人卒

飲又洗爵酢以酬賓賓受而奠此斝不復舉之王與族燕以異姓爲賓使宰夫

爲主人行此獻酢之禮也○鄭以上二句特爲老者設文既爲老者肆筵又重

設席授之以几復有惇史相續代而侍之餘同○傳設席至之容○正義曰既

言肆筵上又設席故知重席也不過下莞上簟而已春官司几筵注云筵亦席

也鋪陳曰筵藉之曰席然則言之筵席通矣彼以在下爲鋪陳在上人所踏藉

故在下者稱筵在上者稱席此當與之同也以授几以供老人故以緝御爲致

敬跋踏之容傳以授几之時有跋踏之容則肆筵之文不主於老人當是乘述

上文與鄭異耳○箋緝猶至敦史○正義曰緝續者連續之故緝猶續也几御

者皆侍其側故御爲侍也上章已云肆筵授几今肆筵之上復設席則是主於

老者異於上章少者或單席矣惇史主侍老人故知續代而侍者謂惇史○傳

聲爵至曰爵○正義曰禮主人洗以酬賓賓得而奠之所洗所奠猶一物也而

卒爵是爵爲總稱作者因洗奠之別更變其文耳夏曰醕以下皆明堂位文引

獻酢之法儀非周器謂之聲者彼注謂畫禾稼也○箋進酒至兄弟○正義曰此

剛禮運云醕牛及尸君非禮也以大夫用之爲僭明先代之物爲尊也此言先王之事或在制禮之前自當正用殷爵而知必有異意者此詩成王之時作縱使追述先代當以周制言之不當舉殷之爵故知於時實用之也燕禮諸侯燕其臣子宰夫爲主人則天子亦當然文王世子云公與族人燕則異姓爲賓則賓主皆非兄弟言尊兄弟者賓主爲兄弟醕醕以薦或燔或炙嘉肴脾臍或歌行禮而有之其器之設主爲兄弟故也醕醕以薦或燔或炙嘉肴脾臍或歌或粵則醢醢也燔用肉炙用肝以脾函爲加故謂之嘉○醢他感反肉醬也鄭注儀禮云醕汁也醢呼改反脾婢支反臍渠略反字或作醕粵五洛反毛云徒歌曰粵爾雅云徒擊鼓謂之粵徒歌謂之謠函胡南反何又戶感反本又作臍同說文云函舌也又云口吹肉也通俗文云口上曰臍口下曰函比毗志反炙者夜反非菹以薦進之也又復或燔其肉或炙其肝以爲羞其正饌以外所加善盤則脾之與臍酒殼既備又作樂助歡於是時或比於琴瑟而歌或徒擊鼓而粵以此燕樂族人是王能內睦之也定本集注經皆作嘉箋以脾臍爲加故謂之嘉是爲嘉美之加也○傳以肉至鼓曰粵○正義曰釋器云肉謂之醢李巡曰以肉作醬曰醢天官醢人注云醢肉汁也蓋用肉爲醢特有多汁故以醢爲名其無汁者自以所用之肉魚鷹之屬爲之名也以臍爲函蓋相傳爲然服虔通俗又云口上曰臍口下曰函或當然也經傳諸言歌者皆以絃和之故云歌者比於琴瑟徒擊鼓曰粵釋樂文孫炎曰聲驚粵也王肅述毛作徒擊鼓今定本集注作徒歌者與圓有桃傳相涉誤耳○箋薦之至之嘉○正義曰醢所以攜菹禮邊豆偶有醢必有菹故云韭菹則醢醢醢人云朝事之豆韭菹醢醢是也燔爻炙是正饌以脾函爲加助故謂之嘉敦弓既堅四鍛既鈞舍矢既均參亭已均中蘀箋云舍之言音彫注及下同徐又都雷反鐸音候又音侯矢名鈞規旬反舍音捨注同參敦釋也蘀質也周之先王將養老先與羣臣行射禮以擇其可與者以爲賓○敦

下與爲同。丁仲反下皆同。可與音預序賓以賢言賓客次第皆賢孔子射於司馬相。南反中丁本直云可者無與字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入者半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曰幼壯孝弟耆耋好禮不從流俗脩身以俟死者不在此位蓋去者半處者半序點又揚觶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耄勤稱道不亂者不在此位也蓋僅有存焉箋云序賓以賢謂以射丁古反奔音奮覆敗也將子匠反點都簾反觶之政反爵名容三升語魚據反中多少爲次第○豐俱縛反相息亮反圃布古反又音布觀古亂反音官堵報弟音惄耋徒節反好呼報反下皆同者不弗武反下同耄莫充敦弓至以賢反字或作旄同八十曰耄勤音其百年曰期頤僅其斬反毛以爲自此以堅勒矣其四鎸之矢既鈞停矣其舍放此旣均同而中矣王旣射以擇賓莫非賢者賓次序而爲賓客者以此擇之故而皆是賢人也○鄭唯下句爲異謂次序羣臣爲賓以射之賢者爲次言以射中多少爲差等餘同○傳敦弓至中蘆○正義曰敦與彫古今之異彫是畫飾之義故云敦弓畫弓也冬官爲弓唯言用漆不言畫則漆上又畫之彼不言畫文不具耳此述天子擇士宜是天子之弓故言天子敦弓此擇士之射與羣臣共之作者主言天子之弓而已其諸侯公卿宜與射者自當各有其弓不必畫矣其等級無文以明之也定四年公羊傳何休注云天子彫弓諸侯彤弓大夫嬰弓士盧弓事不經見未必然也又解四鎸之義言鎸是矢參亭者也參亭謂三分矢一在前二在後注云三訂之四矢皆然故言四鎸既鈞冬官矢人爲鎸者釋器云金鎸翦羽謂之鎸孫炎曰金鏽斷而平者前有鐵重也矢而謂之鎸者謂所射之質四矢皆均中也案周禮司弓矢鎸矢殺矢羽使前重也方言云闢西曰箭江淮謂之鎸則鎸者鐵鎸之矢名也又解舍矢既均之義言已均中蘆謂散射鄭注云散射謂禮樂之射此養老卽是禮用諸近射田獵恒矢用諸散射常射同云散射謂禮樂之射此養老卽是禮射而用鎸矢者此與賓客私宴不散射鄭注云散射謂禮樂之射此養老卽是禮

箋舍之至爲賓○正義曰舍釋俱是放義故舍之言釋謂旣射放矢也傳言中
 薦故又解之云薦是質卽所射之物正鵠之總名但此說大射當謂鵠也以下
 射禮言養老之事而此論射則知射爲養老故云周之先王將養老與羣臣行
 射禮以擇其可與者以爲賓禮稱將祭而射謂之大射養老與祭相類而亦射
 爲樂皆無擇士之義樂記云祀於明堂以教諸侯之孝食三老更於太學以
 教諸侯之悌是祭與養老爲相類之事故知此射必大射也王肅以此爲養老
 燕射案燕射於燕旅酬之後乃爲之不當設文於曾孫維主之上豈先爲燕射
 而後酌酒也以此知爲毛射之意亦爲大射也○傳言賓至存焉○正義曰言
 序賓以賢者謂次序爲賓以此擇之而皆賢也然則非賢不得爲賓故言賓客
 次序皆賢也自孔子射於矍相之圃以下皆射義文彼於圃下云蓋觀者如堵
 此弓之略也矍相地名樹菜蔬曰圃於矍相之地有此圃孔子射於中以聖人
 行禮故觀射者衆如垣堵之牆焉將射先行飲酒之禮立一人爲司正使
 主飲酒之事至於將射則變司正爲司馬故言射至於司馬立司馬是將射
 始也於此之時使子路執弓矢出圃外以延進射者令欲射也子路延射則子
 路爲司射矣執弓矢者明其爲射之事也告觀者曰若嘗爲奔敗軍衆之將謂
 人若有此行者不得入其餘無此行者皆入子路言此之後蓋去者半入者半
 輔令人爲將撫御無方致使己軍喪敗或嘗爲亡國之大夫謂與人爲臣不能匡
 輔令使其國滅亡及與人後謂他人已自有後復往奇而後之則是貪財之
 人路所陳三事皆是人之惡行者觀者終不半爲此行但見其言畏其義故去
 語於衆曰今射之所取之者唯十年而幼三十而壯於時能行孝悌之行及六
 十之耆七十之耋尙能好禮不從流失之俗脩飾己身以待其死而不變者可
 留於此若無此行者不得在此射位此說既訖所入之人於中蓋又去者半而
 好禮不變懸至八十九十之耄而能勤行稱舉其道不爲亂者若無此行不厭倦
 处留者亦半也序點又揚舉此解以語說於衆曰今射所取唯是好學不厭倦

在此爲難故先射擇之則賓客皆賢知子路爲司射者以鄉射云司射袒決遂取弓矢於西階乃告請射事今子路執弓矢延射故知爲司射也司射與司馬別而先自言之明子路延射之節立司馬時也主射一人而已故子路獨出延射語說必須二人故罔裘序點相對而言也必揚觶者將以令衆故執爵以自表也二人語意相類而子路之言全與別者子路出圃外延入令衆人皆入就大衆之內簡去惡者故言惡者不入爲威肅之辭其已入圃則是賓客將欲與之同射故使裘點就衆人之中簡取好者是故二人之言皆陳善事前言好禮而已後令好之不變前言者蓋好之後言耄亦不亂是先易後難使彌彌精故再言之後蓋僅有存焉蓋者謂語辭也子路言惡事其未當云有此行者不入裘點言善事其末當云無此行者不在此位以意在可知故不設此言是作文之常勢也孔子此射蓋爲大夫時也大夫射禮有五大射賓射燕射鄉射主皮之射此射先行飲酒之禮則孔子用鄉射禮何則大射自擇其臣非外人得入賓射則與賓爲之無詢衆之義燕射與所燕者射不得有外人觀之且燕在於射明孔子此射用鄉飲酒之禮其下則說孔子射事明孔子射前飲酒者是鄉飲酒寢不當處饗相之圃主皮之射則求中而已不在於禮而此射行禮又非主皮夫之射必行鄉飲酒之禮大夫職云三年則興賢者能者以禮賓之厥之禮射者卽是鄉射也故地官鄉射明孔子射於饗相之圃使序射明孔子此射禮矣射義上又云古者天子諸侯將射必行燕禮鄉大夫之射必行鄉飲酒之禮其下則說孔子射事明孔子射前飲酒者是鄉飲酒射明孔子此射禮矣射義上又云古者天子諸侯將射必行燕禮鄉大夫之射必行鄉飲酒之禮大夫職云三年則興賢者能者以禮賓之厥之禮射者卽是鄉射也故地官鄉射明孔子射於饗相之圃使序射明獻賢能之書於王退而以鄉射之禮詢衆庶注引孔子射於饗相之圃使序點揚觶而語衆庶之義引證鄉射明孔子用鄉射之禮也○箋序賓至次第○正義曰投壺數筭云某黨賢於某若干純謂中多者爲賢此射擇之爲賓而云賢明以射中多少爲次故易傳也敦弓旣句旣挾四鏃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箋云射禮摺三挾一个言已挾四鏃則已偏釋之○句古豆反說文作穀云張弓曰穀挾子協反又子合反个古賀反亦作介偏音遍四鏃如樹言皆序賓以不侮言其皆有賢才也箋云不侮者毛詩注疏毛以爲又說擇

士爲射之事言王之敦畫之弓既挽其弦而句然旣挾此四鏃之矢徧釋之矣
 其四鏃皆中於質如手就樹之然王旣爲此善射以擇賢者爲賓故其次序爲
 賓者以此擇之故皆不有侮慢者也言爲賓者皆是恭敬之賢人○鄭唯下句
 爲異言其次序賓以不侮慢多少爲次第餘同○傳天子至成規○正義曰皆
 冬官弓人文也又云往體寡來體多謂之王弧注云王弓合九而成規弧弓亦
 然則此敦弓卽彼王弧也傳言此者明旣句是引滿之時也以合九成規此弓亦
 體直今言旣句明是挽之說文云彀張弓也二京賦曰彫弓旣彀彀與句字雖
 异音義同○箋射禮至釋之○正義曰射禮摺三挾一个大射禮然也摺者插
 也挾謂手挾之射用四矢故插三於帶間挾一以扣絃而射也射禮每挾一个
 今言挾四鏃故知已徧釋之也案大射禮摺三挾一个謂卿大夫若其君則使
 人屬矢不曾孫維主酒醴維醕酌以大斗以祈黃耆曾孫成王也醕厚也大斗
 親挾也告也今我成王承先王之法度爲主人亦旣序賓矣有醇厚之酒醴以大斗酌
 而嘗之而美故以告黃耆之人徵而養之也飲酒之禮曰告於先生君子可也
 ○醕如主反說文厚酒也字林同音女父反斗字又作科都口反徐又音主
 反徐又音三尺謂大斗之柄也醇音淳正疏會孫至黃耆○毛以爲
 老曾孫成王於是承先王之法度維爲主人矣其爲主人酒醴維醕厚矣故今
 酈之以大斗而獻之以報養黃耆之老人○鄭以此章始告老人下章乃言其
 養成王養老爲主人酒醴維醕厚酌以大斗而嘗之以告黃耆將養之也○傳
 曾孫至祈福○正義曰以信南山經序準之知曾孫爲成王也醕厚謂酒之醇
 者說文云醕厚酒也大斗長三尺謂其柄也漢禮器制度注勺五升徑六寸長
 二尺是也此蓋從大器挹之以樽用此勺耳其在樽中不當用如此之長勺也
 祈訓爲求但從求善言而報養之故以祈爲報也○箋祈告至君子○正義曰
 祈告釋詁文字言周家忠厚則此篇所陳周之先王與今王皆能親親而敬老
 也四章以上言親睦九族之事故箋於首章言先王五章以下言養老之事故
 箋又言先王以明周之先王盡能然也至於此章指言曾孫則是主言成王之事故

云今成王承先王之法度爲主人明先王亦然矣此先王指文王武王以其行天子禮故也若太王王季追王耳未能用天子法上言先王射以擇賓則成王亦然故知卽以文王之事接之云亦既序賓矣酌文在祈黃者之上未告黃者故知酌者酌而嘗之也飲酒之禮曰告於先生君子可也是鄉飲酒之禮賓賓者能明日之事也彼注云先生大夫之致位者不以筋力爲禮於是可以來君子國中有盛德者可召唯所欲引此者證祈爲告義言養老之禮亦當豫告老人矣黃者台背以引以翼台背大老也引長翼敬也箋云台之言鯀也大老則背矣黃者台背以引以翼台背大老也引長翼敬也箋云台之言鯀也大老則背爾雅云壽也鯀湯來反魚名一音夷壽考維祺以介景福祺吉也箋云介所以助大福也○祺音其正義黃者至景福○毛以爲成王之養老人也非止介音戒毛大也後皆放此正義時而已言此黃者鯀背之老人成王以立長養事之以此常恭敬之由其尊者老人故得壽考維有吉慶以受大大的福○鄭以上言告老人此言養之事黃者鯀背之老人旣告之而來成王乃使人以禮在前導引之以禮在傍贊翼之以此故得壽考維吉以助其受大福○傳台背至翼敬○正義曰釋詁云鯀背者老壽人也舍人曰老人氣衰皮膚涓瘠背若鯀魚也爾雅作鯀以其似鯀魚而此經作台故箋申之云台之言鯀也大老則背有鯀文是依爾雅爲說也劉熙釋名云九十曰鯀背背有鯀文或當然也弓長翼敬釋詁文○箋在前至曰翼○正義曰弓者牽弓之義故云在前曰弓謂在前相導之翼者如鳥之翼在身之兩傍故云在傍曰翼謂在傍扶持之以此引翼是導扶持之義則老人於是始求故易傳以上章爲始告此章爲正義則老人於是始求故易傳以上

行葷八章章四句故言七章二章章六句五章章四句

既醉大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

成王祭宗廟旅醴下徧羣臣至于無筭爵故云醉焉乃見十倫之義

在意云滿是謂之飽德○大平音泰後大平皆放此行下孟反第四章以下注皆同偏音遍下同見賢遍反

既醉八章章四句

至行焉○正義曰作

既醉詩者言太平也謂四方寧靜而無事此則平之大者故謂太平也成王之祭宗廟羣臣助之至於祭末莫不醉足於酒厭飽其德既荷德澤莫不自脩人歌皆有士君子之行焉能使一朝之臣盡爲君子以此教民大安樂故作此詩以稱多士文王以寧其文兼公卿也君子者言其德可以君上位子下民雖天子亦稱之易乾卦九三君子終日乾乾謂天子是也公卿以下有德者亦稱之言人稱之易乾卦九三君子終日乾乾謂天子是也公卿以下有德者亦稱之言人有德者謂人人皆有德以顯太平之驗經八章首章上二句是醉酒飽德也四章下二句言相攝以威儀五章言君子有孝行是有士君子之行此二事是太平之寶故序特言之但醉酒飽德本因祭蒙神福則遠被子孫故作者因言祭而得福祿澤及後世之事非詩所主意故序者略之本或云告太平者此與維天之命敘文相涉故遂誤耳今定本無告字○箋成王至飽德○正義曰以經言祭事故云王祭宗廟至於旅酬乃以酒次序相酬不遺微賤下偏於羣臣至於無筭爵行無數以此故云醉焉酌酒始於旅酬爵行終於無筭以醉必在祭末故先以無筭結之又從祭初至於祭末乃見十等倫理於是志意充滿在祭末故先以無筭結之又從祭初至於祭末乃見十等倫理於是志意充滿如食飽足是以謂之飽德也祭統云夫祭有十倫焉見事鬼神之道焉見君臣之義焉見父子之倫焉見貴賤之等焉見親疏之殺焉見爵賞之施焉見夫婦之別焉見政事之均焉見長幼之序焉見上下之際焉此之謂十倫也彼陳目於上又歷說其事於下文多不可盡載略舉其意以爲筵几依神詔室出於祊爲交神明二也君迎牲而不迎尸爲尸在廟門外疑於臣別嫌而迎是明君臣之義也孫爲王父尸已北面而事子則爲父尸之故此父子之倫三也尸飲五獻卿尸飲七獻大夫尸飲九獻士與有司是明貴賤四也羣昭羣穆咸在別遠近親疏之序是親疏之殺五也賜爵祿於太廟此施爵賞於六也君在阼夫是政事之均八也賜爵必易爵此別夫婦爲七也祭末歸俎貴者不重賤者不虛人是在房不相授受賜爵昭穆及有司皆以齒是長幼有序九也有男韓胞狄闔

寺君在上而惠下是上下之際十也此十義祭必有之唯爵賞之施或有或無舉其有者而爲十耳若然此十義祭則有之獨言成王之時爲太平事者人有或無士君子之行自由王化之深實非祭未始然但作者因事見義以祭有飽德之事而臣有士君子之行以爲政由於神化從神感是故因祭祀而美其人有飽德之行以示世既醉以酒既飽以德事謂惠施先後及歸俎之類○施式政反君子萬年介爾景福箋云君子斥成王也介助景大也成王女有萬年之壽天又助女以大福謂五福也疏既醉至景福○毛

正義曰成王之祭宗

廟羣臣助之至旅酬而酌酒終無筭爵而皆醉言成王既醉之以酒矣又於祭未見惠施先後歸俎之事差次二者之德志意充滿又是既飽以德矣君子成王德能如此嘗有萬年之壽天又大與汝大福也○鄭唯以介爲助餘同○傳旣有至其事○正義曰春秋日食盡者謂之既故解之云旣者盡其禮終其事盡禮終事其義一也以經有二事故分之耳○箋禮謂至之類○正義曰以傳解爲二故亦分而申之傳以禮解酒故云禮旅酬之屬言之屬謂下及無筭爵也傳以事解德故云事謂惠施先後謂尸飲五獻卿尸飲七獻大夫以貴賤爲先後也及歸俎者貴者得貴骨賤者得賤骨貴者先而賤者後言之類見理兼十倫故箋略舉以包通之○箋君子至五福○正義曰何知君子非上醉酒飽德之人而以爲成王者以與萬年連文六章七章萬年之下以祚胤景命接之故知君子萬年宜成王也六章萬年之下云永錫祚胤卽乘之云天被爾祿明永錫者是天錫之也此介爾景福亦在萬年之下其文與彼相值明亦大也故云天助汝以大福也此祭宗廟而言天助者以人死魂歸於天雖人鬼所助者皆歸之於天焉少牢嘏辭亦云使汝受祿於天是也福謂五福者洪範云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謂皆生佼好以至老也此五者皆好德人皆好有德也考終命考好德五曰考終命注云康寧人平安也攸是善事自天受之故謂之福福者備也備者大順之總名詩言景福多矣以此篇福事數備於五故就此以明之見諸言景福皆然也此篇言君子萬年是以

爲壽也天被爾祿是富也室家之壺是康寧也昭明有融是攸好德也高朗令終景命有僕卽考終命也爲下具此五者故箋於是言之明此篇景福之言爲下總目也既醉以酒爾殼旣將王之爲羣臣俎實以尊卑差次行之君子萬年介爾昭明箋云昭光也昭旣醉至昭明○毛以爲成王之祭宗廟羣臣助之終於無筭爵之禮事終備女君子成王當有萬年之壽天又光大汝成王與之以昭明之道謂使之政教常善永作明君也○鄭唯以介爲助餘同○箋殼謂至行之○正義曰歸俎者以牲體實之於俎故又謂俎實以卑差次行之者謂貴者得貴骨賤者得賤骨是也昭明有融高朗令終融長朗於饗燕終於享祀箋云有又令善也天旣其女以光明令終有倣公尸嘉告倣也公尸天子以卿言諸侯也箋云倣猶厚也旣始有善令終又厚之公尸以善言告之謂嘏辭也諸侯有功德者入爲天子卿大夫故云公尸公君也○倣尺叔反嘏昭明至嘉告○毛以爲天旣光大汝成王以昭明之道甚有長也言古雅反嘏與之明道未有極已之時以是之故王德高明而有善終禮莫重於祭饗燕是禮之始祭祀是禮之終言王能善於祭也王之善終又有始言王於饗燕之禮亦善爲之由其終始皆善故於祭之時有諸侯之公與王爲先祖之尸始以善告王使受福也由此祭而使羣臣飽德故因述王之祭祀焉○鄭以爲天旣助汝王以光明之道不但一時而已又使之長遠也所以爲長者使王有高明之譽而以善名終是其長也旣以善名而終又使之篤厚是故公尸以善言告王也○傳融長至享祀○正義曰融長釋詁文釋言文明朗也反覆相訓故朗爲明也此言令終下云有倣則是始終相對下云公尸此論祭事祭統曰禮有五經莫重於祭是以祭禮爲重禮終於是故謂之終以事神之禮爲終則與人交接者爲始故以饗燕爲始享祀○箋有又至其長○正義曰以說一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始於饗燕終於享祀○箋有又至其長○正義曰終王者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

以有爲又令善釋詁文天既助汝以光明之道令其無有窮已是又使之長也
光明之道自在己身行之於人則有名譽此高朗令終還述有融之言故云有
高明之譽而以善名終是其長也易傳者此昭明還乘上文而申之未有祭事
在其間故易之也○傳倣始至諸侯○正義曰倣始釋詁文天子以卿謂以卿
爲尸也卿而謂之公者言此卿之尊比下土諸侯也諸侯稱公故亦謂卿爲公
也白虎通引曾子曰王者宗廟以卿爲尸射以公爲耦不以公爲尸避嫌三公
尊近天子親稽首拜尸故不以公爲尸然則當時傳記有此說故知宗廟之尸
必以卿也卿六命出封則爲侯伯故得以公言之此傳據卿非諸侯者爲說耳
若諸侯入爲卿則稱公是常矣○箋倣猶至公君○正義曰箋以此文從介爾
昭明以來轉相乘述則是終有倣亦是介爾之事俱爲神祐受之於天非言王
之祭燕行事始終故不從倣爲始以令終已是善名故以倣爲厚釋詁文倣作
也作事所以厚生故云倣猶厚也言天祐成王旣始使以善名終又使厚之見
天意殷勤之至也尸告主人唯嘏辭耳故知公尸嘉告謂嘏辭也傳言以卿爲
非諸侯者故又言諸侯入爲卿大夫以申足傳說也諸侯有功德者入爲天子
之卿大夫謂侯伯爲君子男爲大夫五等在國臣皆稱之曰公故言公尸也公
君釋詁文明國君而稱公非必公爵也此宗廟宜以卿爲尸但因解公而連言
大夫耳祭統云夫祭之道孫爲王父尸所使爲尸者於祭者子行也父北面而
事之彼說天子諸侯之法則天子諸侯宗廟之祭其尸用同姓也於同姓之中
君釋詁文明國君而稱公非必公爵也此宗廟宜以卿爲尸但因解公而連言
用其適者故祭統注云必取同姓之適知者士虞記云男男尸女女尸必使異
姓不使賤者注云異姓婦也尸配尊者必使適也雖虞時男女別尸旣附則夫
筮無父者然則尸又用適而無父者也非其宗廟之祭則其尸不必同姓石渠
論云周公祭天用太公爲尸是用異姓也白虎通又其告維何邊豆靜嘉之趙
云周公祭太山用召公爲尸蓋天地山川得用公也

善言告之是何故乎乃用籩豆之物絜清而美政平氣和所致故也○穀息列反清如字又才性反

威儀也箋云朋友謂羣臣同志好者也言成王之臣皆有仁孝士君子之行其所以相攝佐威儀之事○好呼報反

正義曰案乘上公尸

嘉告又問而說之言其此公尸以善言告者維何所爲乎乃由主之所祭籩豆斂而佐助之所以相攝佐者以威儀之事也由祭饌則絜清而美又其時王之羣臣同志好之朋友皆有士君子之行所以相攝於威儀當神之意故公尸以善言告王也○傳恒豆至徧至○正義曰自交於神明以上皆郊特牲文所異者唯彼和下有氣此略之耳既引其文又云言道之徧至以解其間用水土之意豆謂恒常正祭之豆菹用花草之和氣所生者而爲之若昌本與鳧蕎也其醯則用陸地所產之物若麋麋之等也朝事爲正故謂之恒其加豆菹用陸產之物若葵菹與豚拍也其醯則別用水物若瀛與魚謂餽食之豆以其亞朝事故謂之加此籩豆之薦用水土所生之品者以不敢用尋常袞美之味而貴其多品數故加相及所以交接於神明者言道之徧而至於水土故也彼注云此謂諸侯也天子朝事之豆有昌本麋麋茆菹麇餽食則以朝事爲恒餽食爲加取其水陸相配與記同者而證之以恒加相亞宜爲朝事與餽食故不爲餡外之加焉其餘錯雜者於天官醯人云朝事之豆有韭菹青菹非水草也餽食之豆有蜃蛤醯蜃非陸產蛤非水物故言雜錯也此皆言豆而并言籩者籩與豆相配故連言之也此皆天子之禮而引諸侯法者取水土之品是靜加之義故引之其雜錯猶自不同也○箋公尸以致故爾祿更自申說類胤之事文勢雖與此異俱問而自說故同言維何室家之壺其胤維何友至之事○正義曰言朋友則非一人論祭事而言攸攝者收斂之言各自收斂以相助之友者同志之名故云朋友謂羣臣同志好者攝者收斂攝則是羣臣相攝以相助

助佐爲威儀之事則祭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

篆云孔甚也言成王之臣威儀甚得其宜皆君子之人有孝子

之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匱

竭類善也篆云永長也孝子之行非有竭極之時

長行叔純孝也施及莊公○匱

威儀至爾類○毛以爲成王之臣既相攝佐以威儀故威儀甚得其適時之中皆爲君子之人皆有威儀

求位反道音導施以政反

威儀故威儀甚得其適時之中皆爲君子之人皆有威儀

孝子之行既有孝子之行又不有竭極之時能以孝道轉相教化則天長賜汝

王以善道矣○鄭唯長與汝之族類爲異餘同○篆孔甚至其宜○正義曰孔

甚釋言文時謂時節前事而量度之使己舉措合宜故云威儀甚得其宜賓之

初筵箋以時爲心所尊敬意亦類於此也○傳匱竭類善○正義曰匱竭俱是

盡之義故以匱爲竭類善釋詁文○篆永長至莊公○正義曰永長釋詁文祭

義云大孝不匱言博施備物當謂天子諸侯行孝不匱也此孝子不匱乘上朋

友之文亦謂羣臣行孝與彼異也以言羣臣之孝則知永錫爾類爲長與爾之

族類謂轉相教導也各欲其類則可以徧及天下故云謂廣之教導天下近從

朝廷而至於天下是其無竭極之時也所引春秋傳者隱元年左傳文彼言賴

考叔之孝延及莊公亦使孝以證有孝行者能轉相教導也純孝者杜預云純

孝之篤厚也謂孝其類維何室家之壺

廣也篆云壺之言。壺也其與女之族類云

苦本反鄭桓致也桓君子萬年永錫祚胤

胤嗣也篆云永長也成王女有萬年

此充其類至祚胤○毛以爲乘上錫王善道故又問而說之天與王以善道者維

是云何乎正謂以此善道施於室家之內以此室家之善廣及於天下此所

謂長與之也能使善道之廣如此則君子成王當有萬年之壽天又長與汝之

福祚至於胤嗣之子孫言天深祐之使福及後世也○鄭亦乘上問而說之言

羣臣以下使皆室家相親是謂與族類也餘同○傳壺廣

○正義曰釋宮云宮中恩親乃後及

毛詩注疏十七之二 大雅 生民之什

八 中華書局聚